

邯郸水浴寺石窟供养人像研究

程雨童

太原理工大学，山西省晋中市，030600；

摘要：水浴寺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西侧，石窟由北齐明威将军的妻子张元妃为最主要供养人，带领众多邑主、邑子出资，由北齐昭玄大统定禅师和僧璨倡首开凿，是北齐时期现存最大的邑子像窟，窟内四壁雕满供养人浮雕像，本文对供养人像的现有情况做了简要概述，依据前人考古成果，对供养人身份和供养人所反映的北齐服饰两方面入手，对供养人中高僧和重要邑主身份的研究成果整理分析，并与北齐墓葬比较，结合史料对水浴寺供养人像的北齐服饰研究。

关键词：水浴寺石窟；供养人像；胡服

Research on the Donor Images in Shui Yu Temple Grottos in Handan

Cheng Yutong,

Schoo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030600;

Abstract: The Shui Yu Grottoes are located on the west side of Drum Mountain in Fengfeng Mining District, Handan City, Hebei Province. The grottoes were mainly sponsored by Zhang Yuanfei, the wife of the General of the North Qi Dynasty,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local officials and commoners. They were excavated by Zhao Xuandatong, the abbot of Zhongding Temple, and the monk Canjue, and are the largest image grotto of the local officials in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The walls of the grottoes are carved with relief images of the sponsors. This paper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ponsor images and,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predecessors, studies the identities of the sponsors and the North Qi clothing reflected by them from two aspects of the high monks and important local officials.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identities of the high monks and important local official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North Qi tombs. Combining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North Qi clothing of the sponsors in the Shuibashi Grottoes.

Keywords: Shuiyu Temple Stone Caves; Donor Images; Hu dress

DOI: 10.69979/3029-2700.24.6.043

1 水浴寺石窟概述

邺城地区有大量北朝石窟群，并且开凿石窟的供养人群体遍布当时各个阶层，水浴寺石窟是由官吏邑社邑子出资参与、僧人主持开凿，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西侧，是现存北齐时期最大的邑子像窟，水浴寺石窟共有 2 窟，西窟为北齐时期开凿的中心柱窟，东窟为宋代开凿的禅窟，面积较小。

邺城地理位置便利，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也导致了邺城战乱频发、民不聊生，又因高齐统治者荒诞无比、暴力淫乱，造成北齐民众生活十分困难，也很难维持生计，心理压迫严重，不同于北齐统治者政治需求，北齐民众则是迫切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通过开窟造像、刻经等行为，以乞求保佑，或为死去、失踪的家人祈福。水浴寺西窟的开凿也是如此，根据四壁

供养人题记记载来看，供养人中共有四位邑主，但是根据供养人像排列地位和开龕位置来看，邑主中张元妃应为邑子中地位最高的人也是最核心的发起人，张元妃分别开凿了水浴寺东山的瘞窟和水浴寺西窟后壁的“定光佛授记”本生，由题记可以看出，张元妃为原明威将军陆景的妻子，明威将军的军衔为六品，于武平四年卒于邺城，张元妃为亡夫陆景开窟造像。

2 水浴寺供养人研究

水浴寺西窟内供养人像遍布西窟四壁，数量众多水浴寺开凿时距离北齐灭亡仅剩五年时间，当时的北齐的皇室已经无力开凿大型石窟寺，因此水浴寺主要是由社邑的共同集资才开凿修建完成，出资的邑主和邑子都以浮雕供养人的形式雕刻在窟内四壁，因此水浴寺西窟中的供养人像是水浴寺最具研究价值的内容。

四壁中除了邑主和众邑子之外,西窟的开凿还有不少僧人和高僧的参与,在西窟的四壁上,一般以比丘像为首,在窟门前壁的供养人主要群体中,窟门右侧上排第一身比丘供养人身前刻有“昭玄大统定禅师供养佛时”,窟门左侧上部第一排第一位比丘供养人像的身前刻有“比丘僧璨供养佛时”。据李崇峰研究发现,僧璨疑为著名的禅宗三祖僧璨,昭玄大统定禅师则为北齐时期的最高僧官^[1],定禅师的榜题亦出现在南响堂第2窟中心柱右壁的“昭玄沙门统定禅师敬造六十佛”,南响堂榜题中的定禅师与水浴寺石窟中出现的定禅师,二者应为同一人。僧璨受业于禅宗二祖慧可,关于僧璨的记载资料很少,据《续高僧传》和《传法宝记》记载,慧可于东魏天平年间(534-537)来到邺城传法^[2],而僧璨“扣衣于邺中”,在邺城入慧可门下,后随慧可隐居于山中十多年,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传法宝记》中提到僧璨“后遭周武破法,流遁山谷,经十余年,至开皇初,与同学定禅师隐居皖公山^[3]”期间定禅师与僧璨来往密切。据《道信传》中记载“释道信,姓司马,未详何人。初七岁时经事一师,戒行不纯。信每陈谏,以不见从,密怀斋检。经于五载,而师不知。又有二僧,莫从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闻而往赴,便蒙授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但于后住,必大弘益^[4]”。据李崇峰推测,此二僧应是僧璨和定禅师^[1]。定禅师与僧璨类似,记载极少,在一本禅宗伪史的《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中记载了二祖慧可的传承谱系,其中有一支传承谱系中共有七人,其中第一人为皖山神定,第二为宝月禅师,而宝月禅师的弟子就有牛头第二祖师的智岩,第三为花闲居士,名下弟子有昙邃^[5],从第二、三、四慧可名下赫赫有名的高僧可以看出,第一者皖山神定的地位应该仅次于慧可的高徒僧璨。而在《景德传灯录》中记载与《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基本一致,仅把“皖山神定”称为“岷山神定禅师”^[6],这位神定禅师疑似与水浴寺和南响堂石窟榜题中出现的昭玄大统定禅师为同一人。据前文《道信记》的记载,僧璨和这位神定禅师作为二祖慧可的两位大弟子,关系亦十分融洽,二人共同主持水浴寺的开凿工作并在水浴寺供养人像留下榜题也是极有可能的。在《续高僧传·法上传》中记载“(北齐)天保(550—559年)之中,国置十统。有司闻奏,事须甄异。文宣乃手注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据榜题中“昭玄沙门统定禅师”可见,定禅师在南响堂第2窟敬造六十佛时,职位还为

沙门统,大统还为法上担任,到了水浴寺石窟榜题变为“昭玄大统定禅师”说明了僧璨和定禅师在主持开凿水浴寺时,定禅师已经掌管了僧录,成为了“昭玄大统”,职位提升为北齐的最高僧官。北齐时期僧人开窟的主要目的即禅修,而禅修则离不开观像,与禅修观像相关的题材形象中包括释迦及的本生故事、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三世佛、七佛、十方诸佛等。在水浴寺西窟中的中心柱三面为三世佛题材,西窟的窟门前壁上方雕有七佛题材,而侧壁除了大量供养人像外,还雕刻了大面积的千佛,处处都体现了禅修的题材,说明在二位高僧的主持下,水浴寺石窟除了积累功德、为过世的家人祈福、忏悔等基本功能之外,该窟也有禅观的功能。除了的僧璨和定禅师两位高僧的题名之外,水浴寺壁面上还有僧人慧志、僧人惠显、僧人慧林的题名。

水浴寺西窟的供养人像充分体现了北齐时期的服饰特点。

2.1 比丘像

在前壁供养人像中,前壁左侧靠近窟门的定禅师的比丘像的形象最为高大,佛衣与其他比丘像基本一致,但雕刻更为细致,定禅师身后的慧志身形比定禅师略小。僧人们位于每列供养人像最前,均面向窟门而立,双手合十,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足穿云头僧鞋。

2.2 男供养人像

水浴寺石窟男性的装束皆为鲜卑族的服饰。前壁右侧僧俗礼佛图中,第5身和第9身和左侧礼佛图中第3身和第7身男供养人面相方圆,深目高鼻,头戴遮耳垂裙风帽,身材壮硕,溜肩,肚子微鼓,身着对襟窄袖翻领长袍,腰束革带,下身着小口裤,足穿靴。

位于前壁右侧的僧俗礼佛图中第6、7、8身和左侧礼佛图中第4、5、6、8身男侍从的服饰与男性邑子像基本一致,唯头戴三棱风帽,但身材稍显瘦小,前壁两侧僧俗礼佛图下方有三个侏儒,均为男性,头戴三棱风帽,身着对襟窄袖翻领长袍。

窟内四壁的男女供养人像均为同一模板雕刻,服饰形象基本一致,其中男供养人头戴扁平风帽,窟中的男邑主和邑子均为统一模板雕刻,服饰与礼佛图中的男性供养人相比略显简约,均为鲜卑风格的胡装,右手藏于袖,左手持莲花。只有后壁第二排第一身男性供养人身着褒衣博带,足穿云头鞋,是唯一汉装的男供养人像。

2.3 女供养人像

前壁右侧僧俗礼佛图中第 10 身和前壁左侧僧俗礼佛图中第 9 身女供养人头束扁平发髻，面相圆润，身着右衽交领宽袖襦裙，长裙及地，足穿云头鞋，身形匀称。侍女身着间色裙，长裙及地，为前方的女性供养人托裙裾，均为常见的汉式裙装。

窟内四壁的女邑主和邑子形象亦为同一模板雕刻，服饰形象基本一致，均身着右衽交领宽袖襦裙，长裙及地，足穿云头鞋，均为汉装，唯手持长径莲花。

水浴寺西窟的供养人像均为半侧身，以顺时针方向布满窟内四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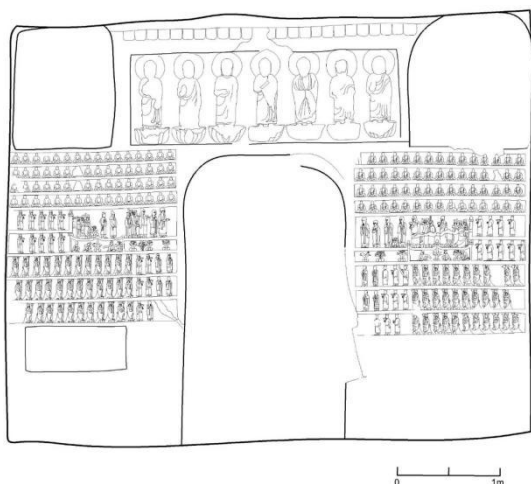


图 1 西窟前壁的供养人像（笔者自绘）

在北朝出土的壁画或陶俑中，戴垂裙风帽的数量较多，礼佛图中男供养人的垂裙风帽的垂裙覆盖于耳侧及颈后，覆盖的面积较大，该款式的垂裙风帽在宇文邕墓风帽俑、孝武帝陵风帽俑、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侍吏俑等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鲜卑侍吏俑等都经常出现（如图 10）。礼佛图中男侍从佩戴的三棱风帽则帽屋为三棱山形，下有垂裙，亦覆盖耳侧及颈后，在北齐出土的墓葬和陶俑中非常常见，如贺拔昌墓三棱风帽俑、娄睿墓武士俑、徐显秀墓三棱风帽俑等。

《隋书·礼仪志》中提到：北周“后令文武俱著常服，冠形如魏蛤，无簪有缀据^[7]”；但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鞞靴，有蹀躞带，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鞞，皆便于涉草；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箭、帔帨、算囊、刀砺之类^[8]。”可见在北齐时期窄袖胡服、腰间戴革带、足穿短靴，是非常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服饰。在太原出土的徐显秀墓壁画中，展现了北齐时期达官贵

人的奢华生活场景，同时也展示了北齐时期人们的日常服饰特征，在壁画的仪仗队和侍从中，可见北齐士兵均着头戴巾幘或风帽、高脚帽，身着右衽窄袖长袍，腰系革带，下着长靴，明显具有胡服的特征（如图 11）。这种类似的男性胡风服饰在北齐的壁画中经常可以看到。在服装上，圆领、交领、翻领的窄袖长袍在壁画中也非常常见，尤其在山西出土的北齐壁画陶俑中很多男性都以此形象出现。在服饰配饰上也会在腰间佩戴腰带，腰带在北齐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如水浴寺石窟供养人像腰间佩戴的革带，男女均可使用，但在男性之间更加流行。1915 年王国维从史料的角度论证了胡服由赵武灵王带入中原，汉魏以后使用的袴褶服，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良后的胡服^[9]。在《中华古今注》中记载：“靴者，盖古西胡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得着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骑也。文武百僚咸服之^[10]。”可见北齐时期胡风盛行，鲜卑族的服装又开始流行，汉人也会穿靴，不止水浴寺石窟供养人像中，不管是北齐的壁画还是陶俑中，都大量出现了穿靴的人物形象。在水浴寺石窟的供养人像中，有榜题姓名的基本都为汉姓，包括身着胡服的男性供养人也是汉人的姓名，可见胡服在北齐时期在汉人之间也十分日常。

水浴寺女供养人身着的右衽交领宽袖襦裙，服制为上衣下裳，上装广袖右衽襦，领口宽大，下装为及地长裙，裙腰及胸。僧俗礼佛图中女供养人的侍女则身着窄袖长裙，上装为窄袖，下装为间色裙，这两种服饰在莫高窟、龙门宾阳中洞、巩县石窟的礼佛图中包括北齐的徐显秀墓葬壁画中都可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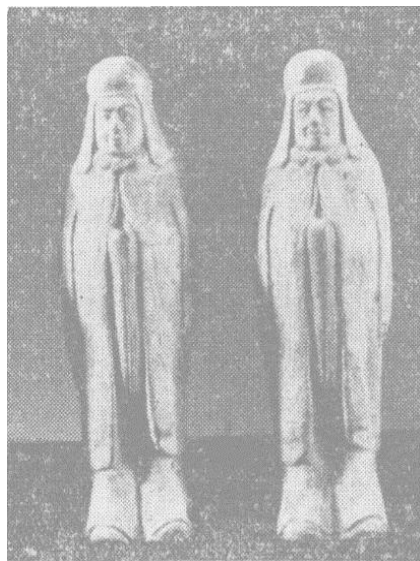


图 2 北齐范粹墓中的垂裙风帽^[11]



图 3 北齐徐显秀墓中的胡服^[12]

水浴寺中男供养人的服饰均为常服。据上文讨论，北齐时期上朝和祭祀仍为汉魏服饰，并且有严格的等级要求，但日常穿着胡服在北齐非常受欢迎，且胡服身份等级之间基本无区别，风帽也亦有各式各样的形制出现，因此难以区分男供养人的身份地位。而女供养人的服饰则为北齐最流行的襦裙，即上装为襦衫，下为长裙，是北齐最常见的女子服装样式，因此亦难以区分女供养人的身份地位^[13]。

北魏、北周崇尚汉化，都沿袭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措施，到了北齐时期则有所不同，由于北齐高氏虽为汉人家族，因受慕容鲜卑政权的影响，是被鲜卑化的汉人，到北魏末年时已“遂同鲜卑”，受鲜卑文化影响很大，生活习惯和服饰都深受胡风感染，但北齐高氏的汉文化元素并没有完全消失，高欢对于子侄的汉文化教育非常重视，可见回归汉文化已经是无法阻挡的潮流。这种胡汉交融的文化风格使水浴寺石窟中的供养人像中出现了男性供养人着胡服，女性供养人着汉服的胡汉文化融合局面。这北齐作为中国古代服饰历史中的重要一环，为褒衣博带的汉族服饰中融入了胡风元素，北齐男性胡服中的风帽、袴褶服、革带、靴等服饰都对后世隋唐的

男性服饰有着巨大的影响。隋唐的裤褶服沿袭了北齐的特点，足蹬靴，并由鲜卑的风帽演变发展出了唐代的幞头，北齐的服饰是中国服饰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后世隋唐的服饰，让隋唐呈现出多元化的服饰特色。

参考文献

- [1] 李崇峰. 僧璨、定禅师与水浴寺石窟[J]. 石窟寺研究, 2011, (00): 167-177.
 - [2] 法缘. 二祖慧可邺城行迹考[J]. 佛学研究, 2018, (02): 241-254.
 - [3] (释) 杜椹纂. 传法宝记[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11. 第 234 页.
 - [4] 《大正藏》卷 50, 第 606b 页. 第 606 页.
 - [5] (释) 智炬纂. 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11. 第 15 页.
 - [6] (北宋) 道原著; 顾宏义译注. 景德传灯录译注 3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01.
 - [7] (唐) 魏征撰; 吴宗国, 刘念平标点. 隋书卷 1-卷 17[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第 265 页.
 - [8] 北宋) 沈括著; 杨靖, 李昆仑编. 梦溪笔谈[M].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6. 09. 第 3 页.
 - [9] 王国维. 古胡服考[M]. 上虞罗氏, 1909. 第 15 页.
 - [10] (五代) 马缟撰. 中华古今注[M]. 新安王氏, 清嘉庆 9. 第 16 页.
 - [11] 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2, (01): 47-57+86.
 - [12] 常一民, 裴静蓉, 王普军.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3, (10): 4-40.
 - [13] 何蓁. 北齐服饰研究[D]. 西北大学, 2014.
- 作者简介: (程雨童, 1998 年 11 月, 女, 汉, 河北邯郸, 太原理工大学, 硕士, 研究方向: 石窟寺考古)